

蒙德里安的艺术探索

李笑男

“看着大海、天空和星星，我通过大量的十字形来表现它们。自然的伟大深深打动我，我试图表达那种浩瀚辽阔、宁静和谐、协调统一……但是，我感到我仍然像一个印象派画家那样，表现的是某种特殊的感受，而不是真正的现实。”1915年的一天，荷兰画家蒙德里安写下这样的话。此时，他正处于艺术生涯的转折点：从之前具有野兽派色彩与笔触的表现性风格走出，穿越毕加索的立体主义，走向“新造型主义”的艺术探索征途。

探求“真正的现实”

蒙德里安孜孜以求的“真正的现实”是什么呢？对他来说，艺术不再是对自然的模仿与再现，而是要创造出一种表达人类普遍情感的“新”形式，一种人类共通的纯精神性表达。这一强烈的内在精神需求推动着蒙德里安在未来几年中，与荷兰很多志同道合的设计师、建筑师和雕塑家一起，创造出“风格派”艺术，一种彰显现代精神的纯粹抽象风格。

荷兰风格派对于艺术有着理想主义的追求，艺术家们认为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走入个人主义的终点，历史正等待一个崭新的、精神化新世界，而艺术拥有寻找与表达这种精神的责任与能力。找出代表这一人类普遍精神的抽象结构成为风格派艺术家的追求，以这种“新”的造型观念创造出来的艺术形式则因其普遍性而具有更高的真实性，这也是蒙德里安所追求的“真正的现实”。

1917年开始，蒙德里安开始在《风格》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风格派”的新造型理念。他相信艺术能够改变客观世界，并始终保持着对于艺术的信念。他的“新造型主义”极大影响了包豪斯的设计与建筑风格，以至于在每一个热爱现代艺术的家居装饰风格中都能窥见蒙德里安的精神气质。这种抽象风格平衡、有序且乐观，彰显出宁静而清澈的人类本性。

追寻“宁静”的理智之美

与其他很多现代艺术家一样，蒙德里安接受的是传统艺术教育。他的艺术始于具象，20世纪初受到法国野兽派与立体主义影响，对艺术表现而非写实感兴趣。蒙德里安对造型艺术蕴含的精神性非常执着，他要寻找“隐匿于物质世界背后的精神形象”。如若一切艺术的源泉和起点是自然，那么蒙德里安则是一个面向自然说话的人，他的艺术征途开始于从自然走向抽象的演进过程。在他心目中，自然或许可能激发出两类完全不同性质的情感与精神，一种是个人主义的、表现性的；一种是普遍性的、纯粹抽象的。20世纪10年代的蒙德里安，正在精神性的探寻中从前者走向后者。

蒙德里安善于在对象中萃取精神性。在1910年的画作《夜晚的红树》中，我们看到一棵“红色闪电”般被内在能量照亮的苹果树，如爆竹般在夜空中崩裂，一股电流似的激情让整个画面突破了果树的物质限制。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作品，令人想起艾米莉·勃朗特笔下《呼啸山庄》中蛮荒自然孕育出的不受控制的情绪，但对画家来说，它依然太具体、太特殊，缺乏人类精神的永恒性。1912年，在《开花的苹果树》中，蒙德里安用立体主义的灰色调子与狂放的笔触重绘这棵苹果树，将兴奋不安的流动感逐渐遏制，让位于形式的审慎。但情感依旧攀附于苹果树的枝干之上，呼之欲出的形式还隐藏在那棵苹果树中。

1915年，也就是蒙德里安写下开篇那句话的时刻，当他长时间漫步于星辰大海的浩瀚宇宙之中，实形的自然终于经过情感的蒸馏达成了抽象的形式。他被烟波浩渺的宁静与宏大所征服，画下《海堤与海》。那些闪闪发光的十字交界点成为他未来持续使用的核心形式：水平垂直结构。这件作品拥有着“宁静的理智之美”，与保罗·瓦雷里的诗句交相辉映：

“午间的公正，通过火焰的熔点组成，

大海，大海，永远重新开始。”

但蒙德里安依旧认为，这些闪耀的十字形依旧没能彻底排除具体情感，这件作品或许依旧带着某些感伤主义的东西，并未表达出人类精神中由于力量的角逐而形成的均衡与平静——这一张力恰恰构成了精神世界的丰足与生机。自此之



后，蒙德里安要作为一种宁静的力量寻找到最终的形式。

令人振奋的“精神凯旋”

20世纪20年代，蒙德里安逐渐将物质世界的繁琐剔除，留下纯粹精神的基本结构，这也是“冷抽象”风格形成的时期。与康定斯基充满色彩表现与有机形状的情感世界不同，蒙德里安在绘画中只留下直线，排除了曲线，在他看来，曲线太“个人化”了；这些画作的色彩限定于三原色与黑白色，这是构成无限丰富的色彩世界的基本元素；在构图上，则只留下水平与垂直的关系。他的创作是深思熟虑、呕心沥血的劳作过程，对每一条线、每一块色彩都要做到精确的“合适”。蒙德里安认为，充满生机的抽象现实将欣悦、悲伤、恐惧等感情提炼得纯净清澈，从而达到永恒。

事实上，这些抽象并不“冷”，而是在迸发生命热度的同时拥有澄澈的宁静。

在蒙德里安的作品中，艺术摆脱物质世界而成为永恒的、触动人心的审美力量。蒙德里安的确寻找到了能够表达人类普遍情感的抽象结构，诚如美术史学者赫伯特·里德所言，“它是精神或态度的崇高表现；它是规矩与自由之均衡的化身；它是平衡状态中元素对立的化身；而且这精神的作用绝不低于物质世界的作用。”以蒙德里安的精神所构筑的艺术世界不仅是形式的实验，更是一次令人振奋的“精神凯旋”。这充满力量感的宁静与和谐，是这位诞生于150年前的艺术家面对喧嚣的世界做出的深刻而动人的回答。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图为蒙德里安创作的《草垛》。资料图片



国际副刊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rmbgj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



生命中的难忘经历

孟加刺古城大部分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湿热多雨多蚊虫，加之考古工地离城市远，水电线路老化，经常停水停电。尽管考古队员有长期野外考古的历练，很能吃苦，但生活上还是遇到很多挑战。

孟加刺国分旱季、雨季，野外考古只能在旱季进行。这段时间十分宝贵，考古工作者们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都一心扑在工作上，每天野外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大家顶着炎热的天气，用长衣长裤“武装”自己，避免因遭蚊虫叮咬而感染登革热。雨季来临，我们便在又热又潮的环境里进行室内整理。对于这样艰苦的工作条件，大家从未有过怨言，每项计划都能如期完成，这种工作精神也赢得了孟加刺国同行的尊敬。

每当我提着行李返回考古营地，我的房间总是被打扫得一尘不染，此时，一股暖流涌起，如同回家。在工地上，与孟加刺国同事一一握手、拥抱，气氛立即欢快起来，心思也会变得单纯，这是职业考古人的幸福时刻。

素非教授是孟加刺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任联合考古队孟方领队。每次出行，他总是为我准备一大袋当地音乐光盘，并用油性笔细心地标出曲名。我们一同欣赏那些动人的音乐，遇到泰戈尔作的曲子，素非教授都会特别提示我。

野外探访途中，我们经常得到军警的沿途护卫。素非教授说，你们在为人类工作，是我们国家的宝贵，应该受到这样的保护。孟加刺国警官对中国人的友好发自内心的，他们的专业素质和对我们的安全珍视，让我永远心存感激。

在孟加刺国工作了这么长时间，乡村的阴晴雨晦、一锄一铲的枯燥工作、刻板日常中的灵光乍现，皆成为生命中的殊胜因缘。几年来，我和我的孟加刺国同事们从陌生到熟悉，在工作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纳提什瓦这个小村，也成为我事业和人生的一部分。

（作者为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孟加刺国毗罗普尔古城考古发掘中方领队）

1 图①：纳提什瓦神殿遗址全景。

2 图②：纳提什瓦遗址出土陶器。 柴焕波供图

迹。而在中国，地层学经过长期的实践，已经非常纯熟，尤其是对于土遗址的地层判断和遗迹处理具有很大优势。我们很耐心地同孟方考古人员沟通，详细讲解中国方法的优势，最终赢得了孟方团队的支持。

纳提什瓦遗址的第一期遗存是一座大乘佛教寺院，一组庞大的塔院和僧院的综合体，其中塔院包括四座佛塔、带有居住和储藏功能的公共房屋、主干道和位于佛塔周围的广场；僧院位于寺院的边缘，包括若干座僧舍和经多次修缮的食堂建筑、浴室和排水沟。一道曲折隔墙将塔院与僧院分隔开来，年代约在公元8至10世纪。

第二期遗存是一座“十字形中心神殿”，中心是八边形的实心塔基，四面各对着一个柱厅，四个柱厅在平面上呈十字形，所以又被称为“曼陀罗”建筑。这是金刚乘对于世界结构的想象，具体化为寺院建筑的形式，年代在公元10至12世纪。这个规模庞大、具有不同功能的佛教遗址，正好与文献中的都城相匹配，一个湮没已久的神秘古城，就这样从文献和传说中走向公众视野。

我漫步在空旷的遗址上，微风在狭窄的柱塔间穿梭，佛塔、墙基、道路、灯孔等呈现着古寺的真实面貌。

纳提什瓦遗址所保存的两个时期的建筑遗存，提供了南亚次大陆公元8至12世纪佛教建筑变迁的珍贵资料。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具有明确的地层关系，初步建立了陶器年代学序列，填补了孟加刺国在该领域的空白。我们还从各个地层中发现了不少中国瓷片，年代跨度从唐宋到明清，有青瓷、白瓷、青花瓷等种类，生动呈现了中孟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的密切往来。

这一考古发现在孟加刺国引起轰动，20多家媒体持续报道了这项考古发掘。新版《孟加刺国史》（第一卷）收录了中孟考古队撰写的“毗罗普尔”章节，成为人文科学最前沿的成果；中英文考古报告《纳提什瓦》一书也已在两国同步发行。这个项目还获得中国社科院2019年度国外考古新发现奖。

纳提什瓦遗址的体量十分壮观，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旅游开发潜力。目前，中孟相关部门正在积极筹划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以增进当地的民生福祉，这将成为中孟友谊的又一标志。

在赴藏高僧阿底峡的出生地，两国考古工作者让神秘古城走向公众视野

考古合作续写中孟友谊

柴焕波

在新版《孟加刺国史》（第一卷）中，有一个章节介绍历史古都毗罗普尔（现为孟什甘杰县），其中公布了中国与孟加刺国联合考古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毗罗普尔是孟加刺高僧、中孟文化交流先行者阿底峡的故乡。在中孟两国考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阿底峡生活的历史环境逐渐清晰。

中孟友谊的一段佳话

孟加刺国位于南亚次大陆的东北部，是我国在南亚的友好邻邦、“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与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有着不解之缘。中国和孟加刺国有着悠久的交往史，东晋时期的法显、唐朝的玄奘等高僧都曾到访过如今的孟加刺国。明代以后，两国交流迎来高峰，中国对外交往的文献中时常提及的“朋加刺”“榜葛刺”等，就是指今天的孟加刺地区。明政府还在孟加刺地区的吉大港设立官厂，成为郑和船队的基地。

毗罗普尔古城位于首都达卡东南约34公里的孟什甘杰县，处于恒河和贾木纳河交汇之地，是旃陀罗、跋摩和犀那三个王朝的都城所在，也是佛教大师阿底峡的出生地。1040年，阿底峡以59岁高龄翻越雪山崇岭，应邀前往西藏传播佛学，圆寂后安葬在拉萨附近的聂塘寺。1978年，阿底峡的部分遗骨被迎奉回孟加刺国，现存放于首都达卡的法王寺内。2017年，作为中孟友好交流年的重要内容，阿底峡纪念馆在纳提什瓦遗址附近正式竣工。阿底峡的故事，承载着中孟友谊的一段佳话。

阿底峡的藏族弟子那措·崔臣杰瓦曾这样描写师父的故乡：“东方萨霍尔殊胜地，坐落一座大城镇，名叫毗罗普尔，城中便是大王殿，宫殿辉煌又宽广，人称金色胜幢宫。”长期以来，毗罗普尔古城一带经常出土佛教和印度教的石雕、砖雕、铭文、铜币等珍贵文物，当地村民在开挖池塘和房屋地基时，也时常发现古代的砖墙和遗物。

2010年，孟加刺国发起了古城的考古工作，发现了密集的古砖，但受限于资金和技术，发掘一直未有大的进展。鉴于毗罗普尔与阿底峡以及中孟文明交流的渊源，孟方希望得到中国的援助。中国政府积极回应，这也成为中国与南亚次大陆国家间的首度考古协作。在中国驻孟大使馆的精心安排下，从2014年至2019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团队前后6次赴孟加刺国，对毗罗普尔古城内的纳提什瓦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6000多平方米，取得了重大成果。

用双手触摸古老的时代

“恒河之沙第一锄如何挥下去？怎么挖？”合作刚刚开始，中孟两国考古团队就发生了理念上的碰撞。孟加刺国考古学家主要采用欧洲普遍的发掘方法，强调按深度和平面位置记录遗



蜚声世界的那不勒斯比萨

谢亚宏

要的两个特点是：首先，面饼揉制只能用手，不用擀面杖或任何机械，许多厨师喜欢以极具观赏性的抛转方式表演。其次，烘烤比萨的烤箱温度必须控制在485摄氏度左右，在60—90秒内烘烤完毕。那不勒斯比萨的突出特点是口感松软，同时严选当地的原料也使得食物口感鲜美。

意大利的“玛格丽特比萨”就出自那不勒斯。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认为，1889年意大利王后玛格丽特造访那不勒斯时，一位比萨饼店老板制作了一种新式比萨欢迎她的到来。王后品尝后大加称赞，后世便以她之名命名了这种比萨。虽然历史学家对传说不以为然，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它的喜爱之情。直到现在，玛格丽特比萨依然被公认为是两种最正宗的那不勒斯比萨之一。

二战期间，登陆意大利的美国军人被这种美食惊艳，回国后成为比萨的忠实拥趸。此后，美国人对比萨口味和制作工艺不断改良，美式比萨开始风靡世界。

那不勒斯人感到了危机，上世纪80年代，那不勒斯正宗比萨协会、那不勒斯比萨厨师协会先后成立。这些机构确立了那不勒斯比萨的制作标准，并举办比萨厨

师学校、比萨饼世锦赛、比萨节等活动，传播制作那不勒斯比萨的理念和方法。

意大利人意识到，必须将这份美食文化遗产保护好。2009年，意大利农业部开始为那不勒斯比萨申请准备材料，并于2015年正式申请。2014年，意大利农业部前部长阿方索·佩科拉罗·斯卡尼奥发起了“那不勒斯比萨申遗”运动并得到全世界爱好者的热烈响应，超过200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支持。2017年12月，在意大利政府和社会的不懈努力下，那不勒斯比萨制作工艺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那不勒斯比萨制作工艺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艺术形式，一个个遍布全市的比萨饼店和厨师“促进了社交聚会和代际交流，是社区和人们生活的纽带”。申遗成功后，斯卡尼奥兴奋地说：“今天的胜利是爱的胜利。现在，全世界都能张开眼睛，看到这项艺术中的美。”

如今，那不勒斯比萨早已走向世界：全世界有近千家经那不勒斯正宗比萨协会认证的比萨饼店。

那不勒斯当地的人类学者、专栏作家马里诺·尼奥拉表示，那不勒斯比萨



走在意大利的大街小巷，到处是飘香的比萨饼店。这种深受社会大众喜爱的食物不仅从意大利走向世界，也成为意大利人的文化骄傲。比萨历史悠久，尽管具体的起源已无从考证，但早在罗马时期，普通百姓家中就已经开始烤制类似比萨的大饼。中世纪时，“比萨”一词首次出现在意大利文献中，此后在中部和南部地区逐渐流传，成为百姓餐桌上的佳肴。

如果要在意大利选一座“比萨之城”，那不勒斯是不二之选。比萨是当地历史悠久的饮食，当番茄在16世纪从美洲传入欧洲后，也是那不勒斯人首先将其作为比萨的主要配菜，这一创新做法使比萨独具风味，并被社会各界所接受。当时，许多小贩将保温铜质大桶顶在头上，沿街吆喝售卖比萨，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道风景。

1830年，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比萨饼店在那不勒斯开业，至今仍在运营。在漫长的岁月中，那不勒斯比萨的制作工艺和样貌逐渐定型。其最重